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吴加敏 著

鸭子



之夏

YA ZI TANG ZHI XIA

中国三峡出版社

◆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主编：严峻 黄济人

鸭子塘之夏

(小说集)

吴加敏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鸭子塘之夏/吴加敏 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4. 10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6/严峻, 黄济人 主编)

ISBN 7-80099-547-X

I. 鸭... II. 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981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 (010)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a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125 千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80099-547-X/I·97 定价: 72.00 元(全 6 册)

本册定价: 12.00 元

族群记忆的文化认同和文学表达

易 光

历史将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置放在双重强势文化的包围与剥蚀之中。一方面,它要参与并彰显大一统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民族性,以与文化全球化作平等的对话和理所当然的坚守。另一方面,主流文化(通常被解读为汉文化)又以强劲之势,引领着一轮又一轮的文化潮流,有意无意淹没着多种声音。在前者,国外的异质文化以纸质出版物、音像制品及生活方式等强势进入任何僻远之地。在后者,传统的主流文化与继起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以其合力吞噬着既有的文化地盘。将文化作为重要对象内容和精神推力的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得面对都市文化(作为将重庆建设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一项战略举措)与乡村文化(大量处于中心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的冲突和抉择。又正因为如此,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重庆市是全国惟一拥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直辖市。这理应成为一种文化优势和文学优势。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以一种前瞻的眼光，及时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少数民族作家就在新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随着渝东南少数民族（主要为土家族和苗族）自治区域的划定，认同民族身份，关注民族文化，成为重庆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化行动。重庆直辖，加快推进着这一历史进程。渝东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秦汉时便已在这块地域置州设县，开始其文明化进程。又因其地处僻远，且土司制度延续宋、元、明、清数百年，文化变迁的过程不仅缓慢而且复杂。地域的、民族的文化以边缘地位、民间形态超稳定延续，成为这一地域文化人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构成。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既新异而模糊，又与历史存在理所当然的沟通和契合。这种沟通与契合，成就了重庆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文化人格，并强化着其文学创作的自信与坚定。从文化层面看，他们清醒地看到，民族意识的强化与人的素质的提高，地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正在建设和完善的都市文化的调适和补充，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必不可少。都市文化的时尚化和商业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已然引起人们的忧思。清理发掘地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部分，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和传播，成为重庆少数民族作家参与多元文化对话与建设的历史使命。

《重庆少数民族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重庆文学

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族群的张扬,也是一种文学的张扬。吴加敏、苦金、饶昆明、何炬学、任光明、杨见六位作家,并非文学新秀,他们的作品,早见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近年的报纸、刊物,一些作品得到好评,在重庆市内外产生了大的反响。他们又是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个人专集,是一次文学的郑重亮相。

以创作实践努力探索并达成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品格,是几位作家自觉的文化和文学追求。这集中表现在对这一地域少数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历史神话、族裔记忆和共同文化的认同、发掘和利用上。虽然题材体裁不尽相同,艺术风格各有差异,但他们的相当多作品,都具有复苏族群记忆、强化民族意识、复制文化内容、关注民间形式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作为普遍的倡导和评价的标准,但上述特征以整体的、系统的、充分物质化的形态显示出来,既为其他民族文学民族性的强化提供较为有益的经验,又宣示着它应该成为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存、谋求发展的根基,及已经显示出来的独特优势。

“本土写作”是入选本丛书几位作家的又一共同特色。几位作家出生、成长、生活和创作在乌江腹地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是纯粹的土著。他们的民族血脉和文化养成的根在这里。他们贴近而且深扎进这里的自然与人文广袤的世界之中,吸收的文化乳汁饱满而丰富。厚积薄发,使他们恒久地自豪和自信着。他们以文学创作回报这块土地的养育,成为一种本份。这是他们惟

一的功利。他们就无须浮躁,不会犹疑。作为回报,这块土地给他们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精神的依傍。行吟的小说家和诗人们能否永远“眼里常含泪水”?“本土写作”则不仅俯视而且站立在这土地之上,意味着身与心的进入,地域生活的原生态,它们全部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生活性,才可望有更多的保留。作家才可望有对生活更敏锐的触摸和更深刻的把握。因为生活和时代的颤动就在身边。这从另一个角度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着启迪的意义。

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渐成气候。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重庆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实力和潜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形成一种整体的冲击力,成为重庆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被一次又一次描绘为走向边缘的时候,他们显示出挑战时尚和凡俗的坚定姿态。他们需要拓展自己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他们需要创作更多的厚重之作以证明自己。但他们肯定不会在技术与物欲合击的时代颓败,从而显示出坚守的信心和力量!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编委会

组委 会 主 任:谭建祥(重庆市民宗委主任、党组书记)

组委会副主任:罗中福(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

主 编:严 峻(重庆市民宗委副主任)

黄济人(重庆市作协主席)

副 主 编:余德庄(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冉 庄(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陈 川(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任 华(重庆市民宗委文教处处长)

冉 冉(重庆市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创委会主任)

编 委:谭建祥 罗中福 严 峻 黄济人

余德庄 冉 庄 陈 川 任 华

顾 勇 冉 冉 孙善齐 杨大矛

冉易光 阿 炳 谢再明

目 录

女儿已长大	(1)
蛇	(26)
鸭子塘之夏	(38)
盲鱼	(63)
缆钓	(74)
死塘	(82)
箱子	(89)
鸡瘟	(94)*
天堂的门最后开	(99)
臭水井二题	(108)
种	(114)
窠	(121)
打闹寨的故事	(126)

女儿已长大

女儿棉要报考美院，源坚决不同意。源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拥有运动员的健壮体魄。源反对棉考美院的根本原因就是源认为吃美术饭的人思想前卫，神经兮兮的。女儿棉还在妻子薛肚子里时，他就为她制定了一套成长方案。薛说：“源，有这个必要吗？到孩子长大后，时代要变的。”源说：“薛，你不懂，我是干教育的，知道成长的要领，小时是关键。人的成长就像树，幼时长弯了，成型后想扳也扳不直！”就这样，棉十几年都是按照源的理想长，一直长成姑娘，长到身体丰满。当棉的乳房嫩芽拱破泥土般往上冒时，源的担心就开始了，且与日俱增。棉撩起衣衫露出乳晕变宽，刚探出畏缩的头来的乳房说：“爸，我这儿痛，上课时都痛。”源将棉的衣服拉下，把她抱在怀里，亲着她的脸蛋说：“棉，你要长成姑娘了。”棉不解，眨巴着大

眼睛：“我现在不是姑娘吗？”源看着棉，挺认真地说：“你现在还不算。”棉便跑到薛的跟前：“妈，爸说我现在还不是姑娘。”薛抚着女儿的头发，粲然一笑：“你爸胡说！你现在是小姑娘，还不是大姑娘。”棉说：“大姑娘？大姑娘是什么呢？”薛思考了一下：“就是女孩子长大了，有了思想，好比树上的李子，开始是青的，后来变红了，成熟了。”棉似懂非懂：“这就是大姑娘？”薛肯定地：“嗯！”棉出去玩之后，薛对源说：“女儿开始发育了。”源不安地问薛：“你成熟时你父亲也像我这样担心过吗？”薛白他一眼：“你有毛病不是？那时中国所有家庭生出来的愿望是家里米缸不现底。”源说：“我必须这样假设，棉太漂亮，长大了是美人！”薛说：“你打算守她一辈子不成？”源说：“至少我只会把她交给一个信赖得过的男人。”薛的眼睛掠过一丝忧郁：“源，现在说这话为时过早，到那时已由不得我们。你该给女儿一些自由，那种真正的自由。”源不假思索地说：“在这方面你得听我的。我的职业就是要求学生在自由和理智之间把握好尺度。”薛不满地说：“我不希望棉像一只笼中的金丝雀，忧伤地对着天空呆想。她应该像别的女孩那样无忧无虑，像一朵花那样自由地开放。”源不再说话，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

源的束缚丝毫也不影响棉身体的发育，她像花蕾一样膨胀着，精雕细琢到完美无缺的程度。女儿无休止的美丽愈发加重了源的担忧。棉对源的疏远和羞涩是缘于她对女人概念由模糊到清晰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一天清晨，棉突然在床上厉声惊叫起来：“妈——妈！”薛慌忙跳下

床，奔到女儿的房间。棉盘腿坐在床上，脸色苍白，瞪着惶惶不安的双眼。薛的手搭在女儿的额头上，关切地问：“棉，哪儿不舒服吗？”棉紧张得身子浑身颤抖：“妈，我流血了！”薛顿时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她抚摸着女儿娇嫩的脸蛋说：“看你把妈吓了一跳，我还当是啥事呢。棉，你长大了，成了真正的大姑娘。你别紧张，这是自然现象，每个女人都有，一月一次。”棉说：“我不想长大，爸会把我管得更严。”薛笑盈盈地看着羞怯的女儿说：“棉，别胡思乱想，你爸是爱你，希望你一帆风顺。”说罢便回到卧室去取卫生巾。源问：“薛，棉怎么啦？”薛的脸堆满笑靥：“女儿落红了。”源的脸上并没有流露欣然的神色：“棉太漂亮了。”薛有点儿生气了：“就你成天爱制造紧张空气，你能不能轻松点？”说完便转身去了女儿的房间。薛把女儿的事弄停当后，拆换了浸有血迹的被子和床单，正要抱着出门，棉红着脸说：“妈，这事你不能跟爸说。”薛拍打了女儿的肩膀一下，说道：“傻孩子，你爸能不知道吗？这是喜事，我们都为你高兴。”棉垂着头，脸红齐耳根。

自从有了这个红色的早晨之后，棉对父亲的亲昵开始躲躲闪闪，再也不在源的怀里撒娇，特别是每月那几天，更是不让源碰她。面对棉的变化，源愈加惶惑不安，若有所失。源说：“女儿已不属于我了。”薛说：“棉长大了，有她自己的理想。”源说：“我一直希望她是我手里的一只风筝，她任性地飞，受伤了，我们就是她的港湾，使她有再飞的信念。薛，我太爱她了！”薛说：“源，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女儿，她很聪明，有辨别方向的能力。老握在我们手中，

她永远也长不大，适应不了社会。”源低头不语，一个劲地抽烟。源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对欧洲文学兴趣浓厚。棉小时源就开始给她灌输那块陌生土地上的文化。他要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高贵的女人，有修养，懂礼貌，不沾染平民气息。棉上小学后，源每天吃完晚饭就带她到阳台上，翻开《简·爱》或《呼啸山庄》，给她念上一小段，然后给她讲解。源的朗读仅限于这两本书，重复了好几遍，一直到棉上完初中。棉长到亭亭玉立时，已能背诵《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并且在生活中有许多简·爱和卡瑟琳的影子，连神态、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都像，在女孩当中显得特别出众，自然也特别吸引男孩。每当棉在源面前声情并茂地背诵完一段书中的华丽文字时，源就会高兴地把女儿搂进怀里，在她娇嫩的脸蛋上亲吻一下。棉也十分幸福，她说：“爸，勃朗特姐妹真伟大！”源说：“棉，爸给你读这类书，就是让你要有思想。女孩没有知识，成了花瓶，成为摆设，很可怕！”这样，读《简·爱》，读《呼啸山庄》一度是棉少女时期生活的重要内容。

棉十六岁生日时执意要到饭店里去请客。源说：“行！到饭店里省得你妈操劳。”棉说：“爸，我今天只跟同学在一起，你和妈不能去，那些同学都说怕你。”源和薛惊呆了。棉继续说：“爸，妈，你们不高兴啦？我也该试试我的应酬能力了，不然老长不大。”源正要发火，薛惦记替女儿解围：“也行，让你独立办一回事。不过，你要早点回来，家

里晚上也要庆祝一下，十六岁是多有意义的呀。”棉爽朗地答应道：“嗯。”接着她向源要了两百元钱，蹦跳着出了门。源看着女儿柔软而丰盈的背影，埋怨着薛：“你怎么可以答应，女儿都这么大了，到了我们为她操心的年龄。”薛同样有点茫然若失地靠在沙发上，面无表情地：“你要她在家里哭哭啼啼地踏进十六岁——她生命的春天？”源一边吸烟一边在屋子里踱步，有些失望地说：“现在的孩子也太任性了，只想到自己，连父母都不要了。”这时候窗外刮起了大风，接着下起了阵雨，滴滴嗒嗒地敲着阳台上马蹄莲的宽阔叶片。薛立即从沙发上弹起来，把窗子关上。在源和薛的记忆里，棉的生日总要下雨，她的生命与雨水密切相关。她出生那一刻就下了一场大雨，是阵雨，很短暂，然后天空又光芒万丈。

晚上，在源和薛焦急的期待中，棉一脸嫣红地回来了，还哼着缠绵的流行歌曲。棉一踏进家门歌声便戛然而止。她看见桌子上摆着一个生日蛋糕，还插着十六支蜡烛，父亲和母亲脸上堆着笑在等她。棉心头热乎乎的：“爸，妈，你们吃饭了吗？”薛说：“早吃了，就等你回来分蛋糕。”棉取下背上的小背包，便坐在了桌子的上方。待吹灭了蜡烛，棉哧哧地笑着对薛说：“妈，你猜我今天收到了一份什么样的礼物？”见女儿兴奋的样子，薛摇着头说：“妈猜不着。”棉仍然得意地：“量你们也猜不着！真好笑，班长在给的一个笔记本里夹了一封求爱信。”“什么？你收了？”源的脸露出从没有过的尴尬颜色，肌肉一阵抽搐，心仿佛被虫子猛烈地撕咬般疼痛。棉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当然收。收了又不等于答应。我能答应吗？那个迂老夫子，除了成绩好什么也不会，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终要被时代扔掉。”棉只顾吃她的蛋糕。源还是不放心：“你跟他单独在一起呆过？”棉仰起她漂亮的脸蛋，一双晶莹的眼睛像两坑清泉：“没有哇。”源继续说：“没有就好，今后也不要与这样的坏孩子来往。学生的任务是读书，这小子不务正业，从小就想乱七八糟的事，内心的污垢还不少。”棉说：“他人倒不坏，就是成天板着脸孔，一本正经的样儿，一点也不讨女孩的欢心。”薛怕源把话说重了适得其反，急忙把话题转了：“好了，别扯这事了，棉是有主见的，她这么漂亮，有男孩追挺正常的。不过，棉，你爸的话也是有道理的，今后不但不要跟那人接近，就是连脸色也不能随便给。”棉说：“妈，你们也太谨慎了，有那么严重吗？班上许多女同学都收到过类似的纸条。”薛说：“不是谨慎，是对你负责。”棉嘟着嘴说：“妈，我长大了，十六岁。”薛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好，不说了，长大了就好，就怕长不大。源，过来，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女儿的生日。”说罢她到冰箱里去取饮料。

这一夜，源失眠了。他越来越替女儿棉担忧。他苦恼的是他思想的光辉再也无法笼罩棉的行动。他把床灯的亮度开得极小，身子靠在床头，借抽烟来调整纷乱的思绪。紧靠在身旁的妻子薛睡得挺踏实，发出轻微的鼾声，一对饱满的乳房暴露在柔和的灯光里。源试了几次都入不了睡，越入不了睡，想法也就越多，怎也抵挡不住莫名其妙的兴奋。他干脆梭下床，掀开窗子，把头探出去，呼吸

着凉爽的空气。夜很黑，深邃得让人心动，那些星子仿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得远，像一颗颗细碎的冰碴，异常的晶莹，释放着忧伤。源回想着棉童年时夏天的夜晚总爱坐在他的怀里数星星，提无数的问题让他解答，直到在他的怀里睡着。从那时起，棉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一颗星星，在他快乐和沮丧时跳跃闪烁。这时，一颗流星划过天幕，他的心不由一阵颤栗。

暑假不到一周的某天黄昏，棉换上漂亮的裙子，跳到源和薛的跟前，说：“爸，妈，今晚我们同学要聚会。”源和薛的脸都布满了阴云，两双眼睛不安地盯着棉。薛说：“这事得由你爸决定。”棉嘟着嘴，不高兴地说：“都是班上的同学，再讲具体点，也算是班上的活动。”这一回源一句话也没说，他知道人的成长就是理由的不断增多，女儿仍然是自己手里的风筝，只可以牵引，而决定不了风的方向和强弱。他皱了皱眉头，挥了一下手，闷闷不乐地踱到阳台上去了。他抬头看了看天，星星还没有跳出来，天空里只有一片残霞，像凝固的血。他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在阳台上不停地抽烟，心里空荡荡的，像看不到星月的天空，或一潭没有鱼的死水，直到深夜十一点钟女儿棉熟悉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

进屋时棉的脸红彤彤的，神采飞扬。源早抢在棉进屋前就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快乐的棉。棉说：“爸，看啥呀，跟警察似的。”源说：“你回来太晚了。”棉跳到源跟前，身子站得直直的：“看呀，看个够，看

看你女儿是胳膊还是少臂。”说罢哧哧地笑疯了。薛在一旁也跟着笑了起来，她扶着女儿的肩膀说：“棉，你爸是爱你。”棉依然笑，并坐到沙发上搂住源的脖子，说：“爸，我可不愿做你的大棚蔬菜。”源的心被女儿的亲昵软化了：“棉，要过很长时间你才会理解爸。告诉我，今晚同学在一起都玩些啥？”棉来劲了：“跳舞，太有意思了！”源盯着女儿光滑的脸蛋问：“你跟谁跳？”“一个没脸的人。”“没脸？”“爸，就是看不到舞伴的脸，跳舞的人全戴着面具，事先议好了的，谁也不许说话，只管跳，然后猜一辈子的谜。爸，那个同学家的房子真宽敞，像别墅，有花园草坪，光音响就化了一万多块钱。”“他爸是干什么的？”“包工头。”“原来是暴发户。”“不是暴发户，是儒商，他爸也是进过大学门槛的。”源一时找不到驳斥女儿的语言，便正色道：“你怎么可以去参加这样乌烟瘴气的活动？”棉反驳他：“你跟妈不也参加过跳忠字舞吗？戴着像章，拿着红宝书，男男女女一起跳，像册里还有你们跳舞的照片哩。”“那种舞跟你们跳的这种不同，是为一种信仰在跳。你们有信仰吗？你们是在埋葬信仰，放纵生命！这时代……看不到脸……没有脸……不要脸……”“爸，你激动啥呀，别的家长都不这样看。”“别的家长？别的家长缺乏社会责任感。”“爸，你也该洒脱点，这是时代的脚步，还会出你想不到、不能接受的许多东西。”棉离开了源，站起身来回了自己的卧室。源在沙发上愣神了半天，不断地叹息。

棉要报考美院是临近高考时决定的。有一段时间，棉